

董子文集





董子文集

董仲舒著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董子文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董仲舒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

董子文集卷全

本傳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旣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于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虛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宏治春秋，不

如仲舒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宏爲從諛。宏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姿。數害吏二千石。宏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辜。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凜。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於篇。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及。康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董子文集卷全

漢 廣川董仲舒著

賦

士不遇賦

嗚呼嗟乎。遐哉邈矣。時來過遲。去之速矣。屈意從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時。將就木矣。悠悠偕時。豈能覺矣。心之憂歟。不期祿矣。皇皇匪寧。祗增辱矣。努力觸藩。徒摧角矣。不出戶庭。庶無過矣。生不丁三代之聖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辯詐而期通兮。貞士耿介而自束。雖日三省於吾身兮。猶懷進退之惟谷。彼實繁之有徒兮。指其白而爲黑。目信嫫而視眇兮。口信辯而言訥。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遠惑。出門則不可以偕往兮。藏器又嗤其不容。退洗心而內訟兮。亦未知其所從也。觀上古之清濁兮。廉士亦煢煢而靡歸。殷湯有卞隨與務光兮。周武有伯夷與叔齊。卞隨務光遁迹於深淵兮。伯夷叔齊登山而采薇。使彼聖人其猶周遑兮。矧舉世而同迷。若伍員與屈原兮。固亦無所復顧。亦不能同彼。子兮。將遠遊而終慕。於吾儕之云遠兮。疑荒途而難踐。憚君子之于行兮。誠三日而不飯。嗟天下之偕違兮。悵無與之偕返。孰若返身於素業兮。莫隨世而輪轉。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紛既迫而後動兮。豈云稟性之惟褊。同人而大有兮。明謙光而務展。遵幽昧於默足兮。豈舒采而靳顯。苟肝膽

之可同兮。奚鬚髮之足辦也。

策

賢良策一

武帝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箏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古本作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嗚呼。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問高誼。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

不泄與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箏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

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_{古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各本俱作風。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

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至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鬪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土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

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

賢良策二

武帝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指異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嗚呼。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之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繁而不得聘與。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

略切磋商之以稱朕意。

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禹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於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尙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成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

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一狠爲俗。非有文德一本無以教訓於古本有天字。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空言字。

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飭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憎酷之吏。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竝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臣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旣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

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用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賢良策三

於是天子復策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旣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

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矐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淹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

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之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睚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揅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

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區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賊盜，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於一本有字，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